

短篇小说卷

张贤亮
作品集

灵与肉



张贤亮亲题书名·30年精品全面收录

风擦过草尖，擦过沼泽的水面吹来，带着清新的湿润，带着马汗的气味，带着大自然的呼吸，从头到脚摩挲遍他全身，给了他一种极其亲切的抚慰。他伸开手臂，把头偏向胳肢窝，他能闻到自己的汗味，能闻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。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。它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，认为自己已经融化在旷野的风中，到处都有他，而他却又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。他的消沉、他的悲怆、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，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贤亮
典藏

短篇小说卷

灵与肉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与肉:短篇小说卷/张贤亮著.--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3.5

ISBN 978-7-221-10874-6

I.①灵… II.①张… III.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3318号

短篇小说卷·灵与肉

Duanpian Xiaoshuo Juan Ling yu Rou

作者 张贤亮

责任编辑 梁永雪 宋鑫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710mm×1020mm 1/16

字数 204千字 印张 13.25

ISBN 978-7-221-10874-6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录

Contents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普贤寺 | 1 |
| 夕 阳 | 13 |
| 陇上秋色 | 27 |
| 初 吻 | 41 |
|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| 61 |
| 灵与肉 | 81 |
| 肖尔布拉克 | 105 |
| ——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 | |
| 临街的窗 | 139 |
| 无法苏醒 | 173 |

普贤寺



罗和很多善男信女坐在普贤寺前的一级级台阶上。过往行人还以为他们是一群游客在那里憩息。天天总是这一群人，天天总是默默地坐着，早晨来，傍晚散，像上班一样，于是就有好事者打听，渐渐市民们才知道，原来是一群佛教徒在请愿。普贤寺前有一个公共汽车站，站名就叫“普贤寺”，先是上下车的乘客围观片刻，后来闲散的人越聚越多，围在周围像看耍把戏，本来很幽静的普贤寺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可是时间长了，观众见这群人既不举标语牌，又不喊口号，连传单也不发一张，只是静静地坐在台阶上，渴了喝水，饿了吃饭，有尿撒尿，有屎拉屎（自行车棚旁边有个收费的公共厕所，一个老太婆管看车子带打扫厕所，很干净的），和别人没有两样，请愿人堆里又没有美女俊男，全是老头老太婆，兴趣也就淡了。

普贤寺其实已经不是一座寺庙，大门上虽然高悬着斑驳的牌匾，上有乾隆皇帝的御笔——“普贤寺”三个字，里面却是响当当的政府机关，门外两边的红柱上挂着几块白底黑字的机关标牌。原先解放军围城的时候，和尚就跑光了，大雄宝殿和配殿里所有的菩萨及楹联，全被驻在寺里的一连国民党兵搬下来烤了火。那个连长后来被俘，后来又劳改了十几年，被整得死去活来，后来又在离普贤寺不远的市郊农村当农民，娶妻生子。前不久，那个村子忽然被划成“高新技术开发区”，村民们一下子因地致富，烧菩萨的连长有了钱，据说也皈依了佛教。大千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普贤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。建了毁，毁了建，断断续续到民国，一直是本市一处名胜，骚人墨客吟哦的对象。解放军进城后，庙里既然没有了和尚，新政权就住进来了。四十年来，换过不同的机关，有几年是财政局，有几年是民政局，甚至气象局都在里面办过公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里还曾是造反派的司令部，闹出了一场全国有名的武斗，很轰轰烈烈过一番的。以后政府机构增多，又挤进来好几个单位，譬如新成立的环保局、物价局什么的。可是，那些单位的头头，包括造反派司令，都没想到把大门上方那块“普贤寺”的牌匾摘掉。这样，市民仍然把这块地方叫做“普贤寺”。政府开始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后，佛教协会就要求重修普贤寺。佛教协会简称“佛协”，影响很大的，也有钱，比靠政府拨款维持的什么“作协”、“科协”富得多。自地方到全国的政协会议，还不断提出提案，从文化、历史、旅游、宗教政策、海内外影响各个方面，支持“佛协”的要求，呼声很高，但住在里面的所有单位都不愿意搬出去。奇怪的是这个地方的“气场”好，气功在机关干部中普及以后，在这里办公的干部都觉得一来上班就“得气”。工间休息时，大院中间两棵宋代的古柏周围就围满了人，男男女女都作“骑马蹲裆式”，伸出两掌朝着古柏发功，如同电影《少林寺》中的一个场景，很壮观的。收了功，干部们再接着办公仿佛就精神焕发了。市政府也不同意把这所院子交给“佛协”，市里财政紧张得要命，发工资都勉为其难，要搬迁四个局级机关谈何容易！也正因为这个城市的财政一向没有好过，所以大院里从没盖新房，还是寺庙的建筑格局，干部们都挤在庙里办公，大雄宝殿被隔成几间，做几个局长的办公室，因此，干部们常开玩笑地把上班不叫上班，说是“去当和尚”。

既然建筑格局没有变化，要改成寺庙，把干部换成菩萨就行了，“佛协”就有了充足理由，再加上有官方的人在幕后支持，所以更振振有词。市政府和“佛协”双方僵持了好几年，终于发生了今天佛教徒们来静坐请愿的事情。

普贤寺，确切地说是几个机关的门口，忽然来了一群人坐着不走，刚开始，干部们还很厌烦，可是这些人很和气的，人堆中间还有意留出一条通道，并不妨碍人进进出出，临走时把门前打扫得比里面的院子还干净，地上连瓜子皮都没有，干部们也就和请愿者相安无事了。其实，有几个请愿者是就在

这里上班的干部家的老人，他们和儿女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有一位老人的儿子还是环保局的办公室主任，门口的请愿者能喝到茶水，用滚烫的开水泡方便面，就靠这层关系。日子长了，两边的人都熟悉了，即使在别处见了面也打招呼的。

罗是“佛协”的侯先生叫来请愿的。侯先生是罗的接引人，侯先生说罗有宿根，一看就知道罗的本质醇厚。罗虽然在大学里学的是化学同位素专业，可是一辈子不能学有所用，是化工局的一个“万金油”干部，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却也给他评了个工程师职称，刚评上工程师，组织上又说他年龄到了，就叫他退休。退休以后，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干，也学别的老人天天到公园打太极拳。侯先生先是在公园给人教太极拳，气功流行了又教气功。罗学太极拳很认真，学气功也很专注，差点走火入魔，整天好像有顶帽子箍在脑袋瓜上。侯先生说是因为他太执著了。做什么事都要“破执”，太执著了反而不好，就不让他再练功，引导他学佛。从太极拳到气功再到信佛，是随着政策一步步开放的程度，走体育（太极拳）——科学（气功）——宗教（佛教）的路子的。中国的事情全是按这样的逻辑发展的，可惜没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这种现象，其实这里面的学问很大。侯先生为了帮助他“破执”，治他脑袋瓜发闷的毛病，先教他诵《心经》。那册《心经》有白话文解释。罗拿回去正襟危坐地在灯下翻开，读着读着便潸然泪下了。

罗觉得读了《心经》，别的经论似乎都不用读了。“五蕴皆空”四个字，像是给他的当头棒喝，一棍子把他打醒了。他的流泪，并非由于得道的欣喜，却是因为一个“空”字，使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。想想自己一辈子，组织上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别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说他浑浑噩噩也好，说他忠诚老实也好，反正他就是这么过了六十多年的。读了《心经》，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的肉身原来真正是一副臭皮囊，不仅皮囊里面空空的，一辈子也是空空的，根本没有干过什么事情，碌碌无为，年华虚度。解经的白话文引用《圆觉经》上的话说，“一切世界设满中水，水上有板，而板有孔。有一盲龟，于百岁中，乃一举头，欲值于孔，斯亦甚难，求索人身，甚难甚难！”是的，求得做个“人”，而不做羊、不做牛、不做马，竟如此之难，那么自己有了一副“人”的好身坯，又干了些什么呢？

他向侯先生请教，侯先生赞他问得好。这正是他有宿根的缘故呀，前辈子没有作过孽，所以今生从未“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”过，他才是一个真正有福人啊。什么是“福”呢？“平安即福”是也！于是，他也觉得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成就，比起他人来却也没有受过大罪。在机关工作了几十年，亲眼看到被拉去批判斗争，劳改劳教，妻离子散的人，掰着指头也数不清，自己居然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，都莫名其妙地从边缘滑了过去，不是福是什么？从此他更加感谢上苍，谨小慎微了。心一平，气一和，即使还算不上什么“开悟”，脑袋瓜子里的气果然化解了，清醒了许多。所以，有一天侯先生跟他说，佛的法力无边，但要学法还要有个道场，有了道场，才可以度更多的人脱离苦海，普贤寺本来就是座庙，千百年来都是供佛礼僧的地方，后来被机关占用了，要机关撤出去，政府还拖着不办，咱们只好到庙前坐着，催政府赶紧落实政协的提案。侯先生现在是市“佛协”的理事，罗总是很听领导的话的，于是也就来了。

头两天罗还有点不好意思，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，被众人指指点点地议论，脸上不由自主地发烧，来是来了，却总是把头埋在膝盖中间。不久，看见别的老人都理直气壮的，意气风发的，任凭别人怎么说，全都岿然不动，信净土宗的数着念珠默诵佛号，旁若无人；信禅宗的老头老太，平时在家也很寂寞，现在有机会聚在一起，一个个谈笑风生，很有意思的。尤其是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的老爸，提着水壶不断地跑进跑出，到散场时，又抱出一大捆扫帚分给大家，别的请愿的人都坐在地上，唯独他端个板凳，跷着二郎腿高高地坐在大门口，傲然四盼，很神气的，不由得令他暗暗羡慕。看，人家是怎么活的！后来，来看稀奇的观众也没有了，他也就更轻松了，完全融入请愿者之中。

普贤寺前一溜长得很粗大的槐树，这时正槐花盛开，一片雪白，花影浮动，暗香四溢。他和梅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。梅，人家叫她梅老太。当他渐渐抬起头后，才发觉他前面的台阶上坐着这么一个老妇人。一次，他泡方便面的搪瓷缸子滚了下去，刚好滚到梅老太身边，梅老太回头朝他一笑，替他拾起来，还用一块细白的手巾仔仔细细擦干净，才交到他手上。他慌得连“谢谢”两字也忘了说。说来惭愧，这一辈子好像也没人这么关心过他，替他擦餐具。梅见他

老带方便面来，顿顿泡方便面吃，便劝他说方便面不可多吃，那里面有化学成分的东西，吃多了会致癌的。他就是学化学的，知道有的物质会致癌，有的不会致癌，不是所有的添加剂都致癌的，但他也觉得梅的话对，马上对方便面产生了反感。可是除了方便面，又没人给他做别的食物带来，只好换成买饼干。梅又说饼干太干了，总吃饼干没营养的，于是把她带来的馍馍请他吃，还有自己家腌的小咸菜。罗尝了小咸菜，味道果然好极了，咸淡适中，略带甜味，还有一股清香。罗连声赞好。梅很高兴，笑着说以后你就别带吃的了吧，吃我的好了。

他当然不能老吃别人的东西，素昧平生，在普贤寺前不过是萍水相逢。梅便说，大家都是礼佛的，替你做了你做不来或做不好的事，等于给我自己积了功德，这是你帮我，不是我帮你，你就顺便做件好事，又有何不可呢？这样，罗吃梅的东西，倒成了做好事了，是件善举。信佛的人是不能拒绝行善的，何况又是“顺便”而为。罗见梅的手掌总伸不展，拘挛着，手指虽白而细，却如鸟爪一般，他看了心里很难受，问她，她说是苦的，她在街道上给人洗衣服洗了二十多年，那时丈夫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送去劳改，她就靠洗衣服把两个孩子拉扯大。罗就去“新药特药商店”给她买了一对“健身球”。两人在台阶上打开盒子，一起阅读说明书。罗是特意选了质量最好的买的。深蓝色景泰蓝外壳上还绘有花纹，中间是空心的，里面有音板，在手掌中转起来，轻微的叮当声很好听的，两个球的音色又不同，所以叫做“龙啸凤鸣”。说明书上还讲，它有陶冶性情、舒筋活血、强筋健骨的功能，专治手麻、手抖、指腕关节炎和高血压等等，很对梅的病症。梅两掌合十向他道谢。他也说你这也是为我做好事呀，你收下，等于给我积了德，我还应该向你道谢才是。

众人坐在台阶上，有念经的，有打坐的，有聊天的，有说笑的。这年夏天天气出奇的好，有时天上有一点云彩，有时天上连一丝云彩都没有。天既高且蓝，清风徐徐，树影婀娜，傍晚，夕阳西斜，晚照从罗的右边射来。罗发现，梅在金色阳光中的剪影很好看的。她的手虽然有毛病，面部却圆润丰满，脸的轮廓由柔和的曲线勾勒出来，略有苍老的黄白皮肤如同古旧的象牙，放射出一种尊贵的光辉，罗想，如果有女菩萨的话，大概就是这种模样了吧。梅听说罗一辈子没结过婚，诧异地问他为什么。罗才支支吾吾地说，因为自

己过去总纠缠在海外关系上。原来他是个华侨，父母亲很爱国的，从小把他送回祖国来念书，可是工作以后组织上老不信任他，说他在印度尼西亚生活那么好，为什么要回国呢？不好理解！不好理解！哪一任领导都弄不明白。不过又因为这层关系，所以组织上也并不太整他。既不信任他，又不整他，年轻时，自己还有些觉得没意思，想再回印度尼西亚去，偏偏中国和印尼断交了好多年，回，回不去，最后连音信也不通了。有这层关系，他不愿连累人家，女同事也不敢和他接近，一直蹉跎至今，孑然一身。到改革开放，倒是能和印度尼西亚通信了，却总和家人联系不上，四十多年下来，家人的印象也淡漠了，想必父母也早已亡故，到老来，一个人生活也习惯了。罗好像总结似的笑道，身上背了一辈子海外关系，其实命中注定就没这种关系，就像在集市上买了一块磨盘，好不容易费劲地背回家，要用它了，结果磨盘摔成两半，到头来，两手空空。所以，他一读到“空”这个字，就特别容易理解。说到这里，街那边起了一阵风，风刮起一股尘土，几片槐花从树上脱落，无声地飘到街中间。一辆小轿车开过来，车轮把伤残的槐花带走了，地上留下一摊花的汁水，一瞬间，汁水也消失了。

梅见他有点伤感，便拿话开导他，说父母也好，妻子也好，孩子也好，连自己在内，本来都是清净无物的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；人常劝人说：“凡事要想开”，什么是“开”呢？最大的“开”，就是“空”罢了！他毕竟受过大学教育的，知道最大的“开”就是“开”到数学中的无限，无限又等于0，而高等数学里的0，又是无限，实际上正是“空”呀！想不到一个看起来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老妇人，竟有这么高的学问。罗赞她学问高。梅谦虚地笑道，哪里能说上“高”啊，但她承认她悟性好。她说她是怎样信佛的呢，只不过因为她家对门的楼上，有一家人在阳台上供了个佛堂，天天下午四点钟就用录音机播放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录音带，声音很大，和播放流行音乐一样。怪的是她一听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觉得飘了起来，同时鼻子里有股浓郁的檀香味，全身舒服无比。从此她也渐渐想得开了。她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，老伴虽然平反回到了家，却刚回来不几天就得了中风去世了。她那时真觉得自己命苦，想不通坏事为什么都摊在自己头上，可是自信了佛，心里亮堂多了。她说佛法“不离世间觉”，要做好事就应该从自己做起，从身边做起，像那天天播放“阿弥

陀佛”录音带的人家，也太流于形式了。信佛不信佛，不在念不念，首先要放在心里放下一切挂碍，放下挂碍，自己的烦恼少了，也少给人添烦恼，譬如你那个“海外关系”吧，那其实是领导心中的一个挂碍，领导心里有这样一个挂碍，把一个大学生白白地浪费了，也是他们的一个烦恼，他们的烦恼又造成了你一辈子的烦恼。这事就跟把她的老头子打成“反革命”差不多。我们中国的事情老搞不好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心里的挂碍太多了，嫌人这，嫌人那。现在你把心里所有的挂碍都放下，不要以为自己还有父母，不要以为有个“海外关系”，孑然一身又有什么不好？即使有满堂儿女，自己撒手一去，也没人跟你走的。梅说，像她吧，两个孩子各自组成了小家庭，现在居室都小，哪家都难让她去住，不认识的人都是众生，何况是自己的孩子，更不应该给孩子添烦恼了，她也就很满足地仍然住在原先的旧平房里，儿女要来看她就来，不来看，她也不责怪，这样反而相处得很好。

两人谈得很投机的。罗一辈子大概也没说过这么多的心里话。梅老太每天带来的素食，在罗“顺便行善”时吃来全是美味：豆芽菜要掐去根的，扁豆要撕去筋的，胡萝卜要刮去皮的，豆腐要先煎得两面黄以后再红烧……罗当然也常买些时鲜蔬菜送给梅去做，梅也大大方方地带回家，从不作假推来推去的。罗见梅的样子，总是收拾得很端正，头发梳得纹丝不乱，自己暗暗地惭愧，也开始注意起修整边幅，每天早晨去静坐请愿，都要把胡子刮干净，比过去上班还积极，还准时，临出门时总有种兴奋感。晚上回家来有时也想，这是不是为“色身”所惑呢？是不是一个“挂碍”呢？可是转而又想，惑和挂碍是只会给人带来烦恼的，然而想着梅却只感到一阵喜悦，是喜悦便不是烦恼了，是烦恼就不会喜悦，于是他也心平气和地想到就想，想不到就不想了。

这天，上午还风和日丽，中午突然刮起大风，接着便乌云密布，刹那间又是风又是雨，众人即使躲在大门廊里，也浇得几乎浑身湿透。待阵雨稍停，才各自踏着满地的槐花回家。罗当晚就有点发烧，辗转反侧，一晚上口干舌燥，服了感冒药，第二天早晨也不见好，一直躺了一天。到了晚上，听见有人敲门，便挣扎着起来把门开了，原来是侯先生领着梅老太来看他。梅手里还拎着一个保温桶。侯先生说，还是梅老太有灵气，不用掐算就知道罗病了。又问，还

没有吃晚饭吧，梅老太正好给你做了饭来。大家都是熟人，也不用客套，仍扶着罗躺下。梅到厨房找来个大碗，把保温筒里的饭倒出来，竟是热热的一碗酸辣面汤。罗呼啦呼啦地吃得满头大汗，放下碗后果然觉得轻松多了。梅从厨房出来直笑，说罗的冰箱里放的净是酱油醋辣椒粉，连盐都放在冰箱里，却没有一点新鲜蔬菜，还真是一件奇怪事哩。三人都不禁笑了起来，罗笑得尤其高兴，好像他们在夸他的一个优点。罗吃饭的时候，梅就替他收拾屋子，又抹灰又扫地，书桌上有罗年轻时的一张照片，很神气的，梅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，把镜框擦得干干净净，仍给他放在原来的位置上。侯先生就给罗说，屈指算来，静坐请愿也有半个月了，政府没人理他们，好像说你们爱坐就坐去。这场大雨，淋病了好几个老头老太，算了，明天再不去了，等以后再开政协会，由北京“佛协”有名望的人士去说吧。侯先生说，其实，把普贤寺恢复成寺庙，对政府只会有好处，现在到处是假冒伪劣、车匪路霸、暴力犯罪、贪污盗窃、奸淫烧杀……就是因为人们没有敬畏心的缘故。有了座寺庙，可以正人心，正风气，减少好多捣乱的事情，社会能安宁许多。当今的官员真是傻得很，白送给他们一个香饽饽吃他们都不吃，据说还有个副市长对市“佛协”的负责人开玩笑说，你们佛教不是会化缘么，你们就去化缘去吧。什么时候募捐来的钱，能盖一座可以盛下四所局级机关的新大楼，什么时候就把普贤寺改成寺庙。侯先生说到这里，赶紧捂住自己的嘴，连说“罪过罪过”，再说下去，自己就要犯“嗔”的毛病了。罗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梅收拾完这间屋子去到另一间，侯先生就把脸凑到罗的面前悄悄说，命里该有直须有，命里该无莫强求；因缘有恶缘，也有善缘，眼前就有一段善缘在等着你呢。侯先生夸梅老太是个好老太，也许这就是罗一辈子没做过害人的事的好报应。信佛不一定要出家的，“出家乃大事也，帝王将相不能为”，何况我们普通人，哪有那样大的勇气？我们凡人就是居家过日子而已，佛法在世间，柴米油盐醋茶里无不有佛法，做个平常的好人，也可征得罗汉的果报；你们两人相扶着过此残生，也是件好事。接着问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还需要我去跟梅老太说一说？这也是我的一件功德。原来，两人很好的样子，侯先生早看在眼里了。罗红了脸，没有吭声，直用恳切的眼光望着侯先生。

聊了一会儿，两位客人告辞。梅临走时还再三嘱咐他明天早饭别吃豆浆油条

了，老年人糖吃多了不好，油腻的东西也不能多吃，尤其在病的时候。明天早晨她还会送稀饭咸菜来。罗连忙说明天就好了，明天就好了，明天我去看你去，明天我去看你去。

这一夜，罗又辗转反侧没有睡好，可是和昨晚不一样，病已经爽然若无，越来越有精神，就盼着天亮。

第二天早晨，在普贤寺上班的干部存好自行车，走到门口，一个请愿的人都看不见了。干部们才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普贤寺门前如此空旷。风四处乱刮，很有点凄凉。工间休息时，大家朝宋代的古柏做完了气功，不仅没有精神焕发，反而更觉得无精打采了。

夕
阳

